

評西方文壇的

柏林 燕

梭爾·貝羅 (Saul Bellow) 的小說「何索」 (Herzog)，於一九六四年由海盜出版社 (Viking Press) 出版。(此海盜社偶而亦從事於名實相符的盜印行爲。) 一九七一年始由顏元叔、劉紹銘二位合譯成中文交今日世界社出版。這本書在國內並不轟動，事先也未見連載，一開始它就以單行本出現。不過，對於梭爾貝羅其人及其早期作品，諸如「擺盪的人」、「抓住這一天」，此間都有了譯本 (晨鐘和新風)，何欣、鄭臻二位也都有過譯介。但對於梭爾貝羅這本近期的傑作「何索」，除顏元叔先生那篇「淺談何索」發表於幼獅文藝，對其寫作技巧、故事內容有扼括性的介紹之外，真正討論「何索」的，迄今未見。其實，何索是一本相當耐讀而頗具現代意識與趣味性的小說。就以梭爾貝羅本人諸多作品當中，無疑的，「何索」是最佳代表作。「擺盪的人」雖係梭爾成名之作，但與「抓住這一天」等，嚴格說只是「何索」創作上的雛形，而集作者才華之大成者，則非「何索」莫屬。

作者梭爾貝羅是當代猶太籍的美國作家，屬於傑出的新秀一代，其在美國文壇的地位可謂多方注目，逐漸看好之中。由於何索的小說形式與情節結構，它可能不適合大眾化的連載，由於「何索」所塑造的是一個兼歷史學家、大學教授、哲學家、人生評論家、婚姻評論家、政治社會評論家於一身，而且還帶點不失其赤子之心與色情狂的高級知識份子，腦海中子虛烏有的批判意識；因此個人稱它為牢騷小說。——一本全書皆趣的牢騷小說。

何索其人的故事，對何索這本小說而言，只是附帶的思想背景。以四六八頁，約四十萬字的篇幅而言，其故事、人物可謂相當簡陋：

「索何」說小騷牢

與馬德琳離了婚的大學教授何索（已是二度離婚），無所事事，偶而跟女友鬼混。那一天何索離開紐約，擬往瑪薩葡萄園的友人家（故事開始），到友人家又即返紐約。（有如蘇東坡一次夜訪友人，結果中途興盡而返。）第二天，女友拉夢娜約她幽會。過兩天，何索突然心血來潮，帶着手槍，心有未甘地到芝加哥找馬德琳和她的情夫蓋斯伯。（在潛意識裏，何索不服這位搞大眾傳播的，能優於自己這位大學教授。）何索夜伏窗外，看到蓋斯伯正替他女兒朱妍洗澡（何索與馬德琳之女），也看到馬德琳在洗碗，一家人正享「天倫之樂」哩，何索報復之念頭全消。（由此可見何索赤子之心，夜潛伏窗外，窺伺他人，身帶手槍種種，可顯出其文人的不穩定性。）翌日，他託朋友把朱妍接出來，帶她去兜風，聊盡思女之情，未料出了車禍，何索還受了輕傷。（窩囊至極）警察因他身帶無照手槍，把他拘留在局裏，結果還引出了何索最不願意見到的馬德琳來，非得由她來證明何索是「什麼玩意」，證明朱妍是何索的什麼人。何索受盡霉氣，最後還是何索的哥哥解釋他。（大學教授的頭銜不管用，何索的學術地位根本與警察局無關。）何索在百無聊賴之下終於飛回東部的露德村之本居地。（大概從此可以埋首於學術工作矣。）

以上前後情節不出四、五天，其小說活動地點，雖由紐約、瑪薩、芝加哥所串組而成，事實上其真正的活動地點，大多在於何索這個人物的大腦。而其活動內容，可歸納成兩類：一是回憶，二是批判。（批判自己，別人，一切的一切。）回憶是對故事的交待，大致上說，在與馬德琳結婚之前，何索與馬德琳之間有個日本女人綾子（指其回憶內容而言）；在與馬德琳離婚之後，何索與馬德琳之間有個花店老闆娘拉夢娜。因此在小說結構上，回憶分成婚前、婚後、離婚三個架構，而真正的情節，在於

離婚後，前半部，只是回憶。由於大半部是回憶，其小說人物的故事發展極其單純，而作者把敘述的結構次序整個打碎，以便何索這個人物的批判意識與回憶可以隨時交揉在一起，作一種四散輻射式的奔放，等於是介紹何索這個人的所思所感，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而不是何索這個人的故事。論故事本身毫無感人的地方，一個平凡的，婚姻失敗的大學教授，寂寥、自我嘲諷，衆多批判，加上一點情慾的衝動，如此而已。然而，何索的批判意識，對於今天西方文明之下的高級知識份子而言，何索等於能搔盡衆癢的代言人。他那種帶着悲憫、尖刻、憤世、自嘲、幽默的批判，讀後直接襲來的感覺以痛快形容而猶感未盡。痛快於其文筆的犀利，淋漓細緻；其感觸的敏銳，猶令人戚戚然。其批判意識的背景，可說是西方文明與社會之下所產生的。「何索」這個人物的思想正如何索這部小說之結局未有結局一樣，作者無意於把何索的思想定「型」成「家」，或成「鐵定」之論。這是「何索」這部小說可貴的地方，這也是小說與論文最大的分野。主要的，作者能把這些瑣碎而廣泛的批判，溶合在何索這個人的背景，情況，身世，生活裏，做一

個穿插交揉的映照與反映；而純粹的論文在這方面只是懸空的理論而已。換句話說，即使像白鯨記（*Moby Dick*）、有三分之一在炫耀作者豐富的海洋知識，讀來可厭；像「鏡花緣」，作者太喜歡賣弄其詩詞造詣，這些都是小說的敗筆。而以一個大學教授作爲小說人物的何索，儘管這個人物學識豐富批判廣泛，却無此敗筆，這是相當不容易的。

幾乎對於政治、社會、歷史、人生、婚姻；何索都有所挑剔，處處有他的見解。他給艾森豪總統寫信，給州長部長寫信，給其他教授名流寫信（多半即與式的信，寫而未寄出；顯然作者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何索的思想），不管識與不識，他都有他的觀點。在讀者而言，除非能真對西方文明及其社會（大部份指向美國。）有充分的認識與了解，便無法體會何索這些批判意識的真正價值。不過，文藝並不局限於這種狹窄的現實對象，「何索」也不是如此膚淺之作。因此站在純粹小說鑑賞的角度，看看何索這位歷史學家，神經質地發表其人生、歷史、婚姻面面觀（事實上，「何索」若非小說的話，可以此標題命其書名）確是相當動聽的。其批判思想正如何索未完成之許多學術

論文一樣，令人感到片斷的可愛，而非系統的偉構。全書充滿了即興式的嘲諷與感喟，於是從整個情節看起來，要不是何索這個人物的大腦有它精彩的天地，其情節是相當沉默的。此所以個人稱它爲「牢騷小說」原因之一。

小說以派別而言，有寫實、有浪漫等；以主義分有人道主義、自然主義、存在主義等；以性質而言，有抗議小說、心理小說等；却沒聽過什麼「牢騷小說」。但這絕非什麼「貶詞」，事實上所有的文學作品或多或少，都是由於作者鬱結的牢騷而產生的。即使敦厚如「詩經」，亦多「可以怨」之作；屈原的「離騷」更是中國文學第一篇牢騷之作。杜甫是對當時的動亂與民生疾苦發生牢騷。托爾斯泰是對當時的農奴制度發牢騷；德萊塞是向美國初期的工業社會發牢騷。「少年維特的煩惱」是向失戀發牢騷，海明威向戰爭發牢騷，而芥川龍之介則乾脆向生命本身發牢騷。可是，我們不直接稱以上作品爲牢騷，很明顯的心理因素，是由於牢騷一詞太過狹窄，無法概括它們。主要的這是文學形式的表達問題：

屈原以至於芥川，他們都另有其優美的文學形式

，但何索却以直裸裸地發表牢騷的方式，變成一種主要的表達方式，（尤其用寫信的方式來表達，在小說裏本是無可奈何而要不得的，但何索大量寫信的表達方式，反而變成一種風格，這是極爲有趣的。）於是，在何索的「牢騷信」滿天飛之下，舉凡政治、社會、歷史、人性、婚姻、性愛、哲學、科學、以至於女人、服裝等，何索的批判，像一把犀利的刀，四散式的，即興式的在剗割，不像具有統一性之美的主題，而變成嘮叨的主題。（小說風格當然是統一的）此所以個人稱之爲牢騷小說的原因之二。

以狹義而言，所謂牢騷，乃是指何索這個小說主人翁的「Type，一種 Model」。托爾斯泰，海明威都有牢騷，但表達在作品裏，這些牢騷是隱而不現的。他們所塑造的小說人物，沒有何索這類喃喃不已的典型，也沒有何索那種高級知識份子喋喋不休的悲劇感。換句話說，何索是一部直接把牢騷以牢騷的方式表達出來的作品。這是個人稱之爲牢騷小說的原因之三。

那麼，這些牢騷從那裏來？從表面上看，是客觀環境使然；也就是今天西方文明到處呈現不平衡與混

亂衝突的環境，反映出一個知識份子身心不平衡之下與現實及傳統摩擦的悲劇。而這個摩擦，在小說題材的處理方面，作者却以何索的婚姻失敗、現實失意作為整個牢騷的爆發點。乍看好像由於婚姻失敗，個人失意，而終於禍延政治、社會、歷史、哲學、女人等，甚至也禍延埋在土裏的死人，何索也不放過地加以批判為「發赤發青」。是的，何索婚姻失敗；妻子對他「不服」（妙在以離婚代替上訴），不服他的學問（因為妻子的學問也不弱，尤其對俄國文化方面頗有造詣，且能在房事之後即刻閱讀百科全書）也不服他的肉體（乏善可陳，有時還很「自私」）。在魅力上，一個學問淵博的大學教授反而搞不過一個口若懸河；近乎江湖郎中搞大眾傳播的；在學術上，何索也不是什麼第一流的貨色。最後被警察扣留的那一段，居然還把何索當作恐怖份子看待。從瑪德琳這位前妻的口口，何索更被形容為一文不值，不成東西，於是何索失意了，因此牢騷頻頻。以上，只是從故事發展的角度去看。顏元叔先生說：「何索的問題不出在學術上，却是出在婚姻上。」這是指其故事發展的外在動機（external source）而言。如果我們把「何索

」看成是一部探討婚姻的小說，那將大錯特錯。因為作者只是選擇了「婚姻失敗」，作為故事可以向前推進的題材而已。易言之，何索縱然婚姻不失敗，甚至是一個從未結婚的單身漢，而作為一個西方的高級知識份子，作者還是要假藉何索去表達作者的內在牢騷（internal source）的。

對於何索，顏元叔作了一個發人深省的結論：「作為一個現代西方知識份子，何索喪失的不僅是一個女人而已，他喪失了整個社會。」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欣賞角度。事實上，企圖追究何索這個小說人物的牢騷頻頻，在社會上對他自己有何不良後果，這本非文藝欣賞最佳的角度。換句話說，何索的為人可與不可，根本不是文藝的主要任務，除非小說寫得像「閱微草堂筆記」那樣善惡分明，因果必爽。是的，何索從警察局出來之後，已決定不再寫牢騷信，不再批判，不再嘮叨，但這是小說手法的收尾結束而已，在骨子裏何索四十萬字什麼牢騷都表達完了。如果說何索的主題是因為怕喪失社會或有何不良後果，而勸誠人不要發牢騷，不要嘮叨的話，那麼何索一書根本就不必出版，或以三國演義中「擊鼓罵曹」這一段短短的文

字，也就收到主題效果了。因此，個人認為「何索」的主題，在於牢騷本身。這些牢騷的內容，就是主題。「婚姻失敗」、「不再牢騷」，這只是題材和手法。

所謂牢騷，狹義言之，即純屬個人事件不平之鳴。這種不平之鳴，最後所喪失的豈只是社會而已，也可能是老命一條。三國演義中的「擊鼓罵曹」是一段牢騷文章，平劇裏的「擊鼓罵曹」，更是一齣「牢騷戲」，表面上禰衡似乎義正詞嚴，其實，以講究自我推銷術的今天（毛遂自薦的現代化），擊鼓罵曹應該是最惡劣的推銷術。儘管胡少安那三通「夜深沉」的擂鼓擊得分外激昂，但禰衡那種罵盡曹操手下人爲飯桶、酒囊、肉袋、衣架；別人只配去牧牛、放羊、看墳，而天下之大儼然捨我其誰的狂妄，可謂慢死有罪。如果說何索的牢騷也是禰衡式的牢騷的話，也就沒有多少欣賞的價值了。但「何索」却不是這樣膚淺之作。

在這裏，個人認爲稍微分析一下古代東方知識份子與現代西方知識份子之間的內涵，責任感與自我意識之差異，似不失爲了解「何索」的另一條途徑。（古代東方與現代西方，在比較上無何可以對比之處，

個人所以如此相比，於緣現代西方仍沿十八、十九世紀之文明而來；而現代東方仍保有其傳統而來；却不願作短兵相接之對比。）這個題目太大，我們只能籠統地說：古代知識份子在「學而優則仕」、「非仕則隱」的兩大內涵之下，其責任感，仕則治國濟世，以至爲生民立命，爲天下立心；隱則膽爲口說，發爲著述。而兩者皆重自我對「歷史祖先」而言的自我完成，也可以說，這種自我完成由於春秋大義以及倫理傳統，使他們更重誠正修齊的一種自我意識。因此，不管仕與隱，他們的牢騷大致上都與個人際遇及當時政治有關。我們不妨拿屈原、司馬遷、韓愈、蘇東坡和陶淵明作爲例子。這五個都有滿腹牢騷。（有牢騷的當不止這些）以牢騷而言，陶淵明、屈原的牢騷格調最高，蘇東坡次之，司馬遷純屬偶發事件（李陵案），而韓愈則可以說最沒有立場（非文學立場），純爲官運亨通與否所左右，似爲格調最低者。（至於禰衡的漫罵式牢騷，求官心切，終致喪生，已不在話下）這些人都跟政治有關，或被讒、或受刑、或被貶；「一肚子不合時宜」的蘇東坡最後被貶到海南島，貶就貶了，個人立場未變；韓愈因「諫迎佛骨」而被貶，

但立即在「祭饌魚文」及一再上宰相書裏，作誠惶誠恐，知過能改狀，以求復官，是最無骨氣者。陶淵明是純粹的隱逸詩人，然其「桃花源記」及「歸去來辭」亦純粹對當時之政治而發。以上在解釋古代知識份子牢騷之型態。

然而，時至今日，由於學術的龐大，分類的細膩，國際關係溝通的密切（已非古代小國寡民的環境所產生的政治思想所能想像），加上民主與自由思想以及科學物質文明等。首先，所謂「學而優則仕」、「不仕則隱」的內涵沒有了。仕與不仕，變成純職業上的差異，與光宗耀祖無關，個人之成敗得失，甚至以金錢去衡量。國與國之間更重功利主義，實業鉅子或軍火商人往往亦能操縱西方之政治。在這種情況之下，西方知識份子之自我意識，則更偏向於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在尊重人權之下，甚至認為國家是為個人而存在，而且縱然想隱，也隱不起來，即使隱居深山，也得繳納所得稅；因此今天的西方知識份子可謂偏重在自我對「存在本身」而言的一種自我完成。

那麼，作為一個西方知識份子的何索，他的牢騷是什麼？無疑的，它在探索今天西方文明社會中，一

個知識份子身心的不平衡（一種自我完成受挫的內在衝突）與整個人類的悲劇感。那麼，何索到底是怎樣一個人呢？請看何索這個小說人物的自述；

A、有時，他不禁疑心起來，這究竟是不是精神崩潰的徵兆呢？但這並沒有使他害怕。他在第十七街租了一間小公寓，有時，躺在沙發上，他便胡思亂想，覺得自己真像一間個人滄桑史的製造廠。而自己的一生，從出生到死，都在這時一幕一幕的呈現眼前。他把心事記下：

〔我想不通。〕

把自己一生再溫一下，他發覺到這一生實在搞得烏煙瘴氣。他這一生，套用一句流行話，是完蛋了。但既然這一生本來就沒有什麼值得稱道的，完蛋就完蛋了，有什麼可悲哀的？躺在那霉得發臭的沙發上，他神遊古人，遠及十九、十六、十八世紀，最後從十八世紀裏想起一句自己極為欣賞的話：

〔悲傷是懶惰的一種。〕

他臉貼着沙發睡着，繼續自我檢討。他算是聰明人呢還是大笨蛋呢？照目前情形看，他實在不能自認聰明了。其實，他性格也有精明世故的一面，只是他

選擇了朝白日夢的方向走而已。結果處處受人利用，處處吃虧。還有呢？呵，他掉頭髮了。……

B、他有妬忌心，但對競爭無特別興趣，故不能算是一個真正有偏執狂的人。那他學問怎樣？現在他被迫得承認，他實在不是一個怎樣了不起的教授。當然，他不缺熱心誠意，問題是，他這輩子永難成為有系統的學者。他的博士論文，「十七、十八世紀英法政治哲學的自然觀」，寫得真是有聲有色。此外，他還寫了幾篇論文和一本叫「浪漫主義和基督教徒」的書。但自此以後，他所有做學問的大計，一個又一個的胎死腹中。……

他記下：「我的生命不是痼疾，而是一種永無休止的康復過程。是自由主義者中產階級的修正本，是進步之幻影，是希望的砒霜。」

以上兩段是了解何索的兩個重要輪廓。他的牢騷首先發自對自己的批評。他自己跟自己相對，絕不留情地批評自己的結果是：「對自己的靈魂，不敢正視。」但我們絕不能以為何索是什麼精神崩潰的白日夢幻者。他只是流露一個教授的自嘲式的幽默而已。事

實上，他對人對己的批判，都出於極其理智。在這裏，我們無法把何索的批評逐一引證。但在這數十萬字的小說裏，何索這個人物以一個現代知識份子的眼光，一個歷史教授的學力，其批判的對象廣及政治、歷史、宗教、社會、愛情、科學、醫學等；我們看到他的心靈奔馳於古今之間，也看到他跟黑格爾、普魯東、盧梭、斯賓諾沙以至於美國總統，州長，名流以及更多的當代學者大事駁辯。（辯論雙方都是何索自己，好像下圍棋，身兼黑白，攻守包辦，更像屈原的「卜居」、「天問」，自我猛批猛問一頓，但何索却没有屈原的舉世溷濁我獨清那股清高狀。在小說手法上，以書信方式與當代人物駁辯，信寫而未寄，應是小說寫法之一絕。）

在這些衆多批判裏，我們要找到一個統一的結論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只是小說，正如何索說的他不是一個成系統的學者。如果勉強要給這些廣泛的批評作一總體結論的話，那些只能說在今天西方文明的精神價值混亂之下，所有的宗教、哲學、歷史學、社會、愛情等，在何索的眼裏都危機重重，變得荒謬而都值得重新檢討。即使是女人瑪德琳，也是要不得的，因

爲她更是典型的西方文明之下的產物。反之，何索一再對於東方女子的綾子倍加讚賞，這不知是否作者的有意安排，但我們可以看出，何索對瑪德琳的種種無法承受，只能以「在性慾上爭雌雄真無聊」自嘲，也是相當辛酸的。

梭爾貝羅是有相當經濟感的作家，我們可以從「擺盪的人」看到一個經濟失敗者的迷惘與恐懼。在Money is everything的今日社會之下，何索也是受相當壓力者之一，加上靈魂的不安，何索則是更大，更多方面的擺盪人。當然，我們不會把一個小說人物的諸多批判觀點，予以認定爲具有正確性的主題或真理。但作爲一個東方讀者，却是不乏共鳴。儘管「何索」結構繁雜，但對那些沉悶龐大的有關西方文化文明之經院式鉅著而言，「何索」倒是要言不煩，條理清晰。讀「何索」，正如促膝面對一位歷史教授，娓娓向你發他的牢騷——婚姻的牢騷，歷史的牢騷，人生的牢騷，哲學的牢騷，社會政治的牢騷，以至於人類的牢騷，最後他還真言不諱地談他因寡人之疾而帶來的要害之疾。當然，順便也把那個女人狠批一頓。這些真可謂如泣如訴。在現實社會，說真的，能像

何索這樣天真可愛，牢騷頻頻，頭頭是道的教授，也恐怕只有這位小說人物吧！

我們都是現代的忙人，請讀每年從全國報章雜誌中慎選的短篇傑作，是這一代中國作家心智的結晶。

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鄭明嫻編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思兼編

年度小說編委會主編・大江出版社印行・定價每冊18元
• 優待本刊讀者一律八折・五冊合購優待價65元（含掛號郵資）
• 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郵票通用。